



裁军审议委员会

第三七六次会议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代理主席： 马克拉姆先生

上午11时05分开会。

宣布预防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实际开展今天的工作之前，我谨作一项公共安全宣布。正如在座各位所知，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这一决定强调采取全球性措施控制疫情，但个人也可以通过遵循“放眼全球，立足本地”的建议作出贡献。我敦促所有与会者继续遵循秘书处提供的指南，其中包括：如身体不适或是有发烧、咳嗽或呼吸道症状，就绝不参加会议；如身体不适，并在过去14天内到过冠状病毒高危地点，就通过电话与总部这里的医务司联系；并经常采取预防措施，如遵循“咳嗽礼仪”、勤洗手。这些措施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保障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裁军审议委员会2020年组织会议临时议程草案（A/CN.10/L.83）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同往年一样，委员会今天召开一届简短的会议，以处理组织事项，包括选举2020年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正如委员会所了解的那样，2月18日举行的组织会议（见A/CN.10/PV.376）暂停了10天。委员会今天召开简短的续会，以处理组织事项，包括选举2020年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

秘书处收到了亚太国家集团发来的以下通知：菲律宾常驻代表团公使阿里尔·罗德拉斯·佩纳兰达先生和黎巴嫩常驻代表团参赞穆罕默德·阿里·贾达利先生已获支持竞选应出自亚太国家集团的副主席。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委员会希望选举佩纳兰达先生和贾达利先生为委员会副主席。

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马克拉姆先生，我注意到你召开本次会议时兴致挺高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好似的。我倒是很想能够与你有同感，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因为在着手处理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之前，很遗憾，我们需要处理更重要的情况。这一情况仍使我国无法充分参加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其组织会议。

主席先生，正如你提到的那样，本届会议暂停了10天，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努力。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我们在该会议上作了发言。我现在请你的助手今天分发我们在该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我想说，请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夫罗伊亚尼斯先生发言可谓合情合理，这样他就可以简要地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告知我们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我会请主席先生你再次允许我发言。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塞浦路斯代表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夫罗伊亚尼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我支持将暂停时间限制在10天的提议，我认为自己有一定的道义责任来向你汇报进展或缺乏进展的情况，不论是否有用。

如你所知，星期二，我应俄罗斯联邦的紧急要求召开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委员会获悉，向俄罗斯联邦驻裁军审议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包括代表团团长发放签证的工作出现了延误。联合国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并告知委员会，他和秘书长一直在就签证延误和旅行限制问题与东道国当局接触，并将向秘书长通报会议期间提出的要点。

我知道秘书长已充分了解事态，并已就此事会见了美国常驻代表。我知道他未来几天可能还会会见其他高层代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关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情况的报告。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向我们通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结果。

我们听说，主管法律事务副秘书长承诺向秘书长通报情况，以便能够采取紧急措施解决这一情况。每个人，包括秘书处成员，都认识到这种情况极不寻常，必须加以解决。

我们也必须指出，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只能断定，东道国再次拒绝给予俄罗斯代表团在适当专家级别参加裁军审议委员会实质性讨论的权利。我们认为，这公然违背美国的义务。如果美国代表向委员会作出某种保证，保证向我国代表团团长康斯坦丁·沃龙佐夫先生发放签证，允许

他参加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实质性会议，我们本来会愿意审视我们的立场。但这并没有发生。

我重复一下，正如我10天前所说的那样，如果美国代表现在愿意通过麦克风这么说，我认为这个理由足以让我国政府改变我们对委员会组织会议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理由这样做。因此，我必须请在座的同事将本次裁军审议委员会组织会议推迟一段会员国认为适当的、合理有限的时间，以便让美国有机会履行义务，这些义务载于1947年《总部协定》第二节，并得到大会第74/195号决议的批准。

我要强调，对本委员会工作的这一障碍并不是我国代表团造成的。事实上，我们说的是美国对我国代表团制造的障碍。可能会对在座的其他任何代表团制造这种障碍。这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所有人，所以我希望我们极其认真地对待此事。可能的话，我还想听听美国代表的意见，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在离开这个会议室时形成更积极的看法。

霍恩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感谢你对冠状病毒全球形势的评论。

我极为关注地听取了发言，并感谢塞浦路斯代表介绍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最新情况。我听取了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评论，我们仍然极为同情俄罗斯联邦及其代表团的处境。但对我来说，该发言的要点是俄罗斯联邦并未阻碍本机构的进展这一说法。

我认为，很清楚，第一委员会和大会明确授权裁军审议委员会召开会议，而且我们至少应该努力开会。我认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有别于裁军审议委员会的职责。我认为，即便高看裁军审议委员会在任何解决方案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也需要我们有主席和主席团来帮助促成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可能进行的任何讨论，以努力推动我们前进。

因此，在听到这些评论后，我不期望任何人能够就发放签证的问题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保证，因为我认为这真的完全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

目前我反对俄罗斯的暂停提议。我不清楚这条提议是否依据议事规则第118条。我们上次开会时，提出的是请与会人员拿出善意的模糊请求，我们都同意了这一请求，以便努力找到前进的方式。除非俄罗斯联邦根据议事规则提出具体要求，否则此时澳大利亚将反对无限期推迟或任何形式的推迟。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不想详细谈论整体情况。澳大利亚代表说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但我确实提出了一项建议，即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解释其政府的立场。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同事：我们当然也想开始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敬请各位尊重我们的立场。

出于客观原因，我们无法着手讨论实质性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国代表团团长没有获得签证。这直接影响到会议室中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坚信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才能着手讨论裁军审议委员会面前的组织问题，更不用说实质性问题了。

因此，我提议将本届会议暂停一段合理时间。也许我们需要多给美国同事一点时间。秘书长承诺直接参与此事，我们必须尊重他的决定。他对这种情况非常关切。因此，也许我们可以把组织会议暂停到4月份实质性会议前夕。

首先，正如马克拉姆先生在上次会议上提到的那样（见A/CN.10/74/PV.376），这将使我们能够节省资源。但是，我谨再次要求代理主席请美国同事发言。我知道美国人很谨慎，但他们的沉默并不被我们在座的其他人所广泛接受。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到了两项提议。其中一项未获支持，因此，我们再次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把这次组织会议推迟到我们已被

授权于4月6日召开的会议之前的稍后日期举行一事上，我们未能从俄罗斯联邦那里听到任何澄清，一次也没有。是否有人愿就俄罗斯联邦的提议发言？

李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赞赏代理主席召开今天的会议，并按他的一贯做法推进会议。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俄罗斯再次企图以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相要挟。裁审会中断实质性工作至今已有一年多。现在是推进委员会工作的时候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俄罗斯强迫委员会背离长期以来基于协商一致的决策传统，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要求立即就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因为听起来俄罗斯联邦要求推迟本次会议，因此根据大会第118条规定，应将这一要求付诸表决。因此，我们要反对俄罗斯联邦的动议，并要求就是否推迟本次会议进行程序性表决。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抱歉，我不太明白美国要求我们投票支持什么提议。除了有必要听到的，他还说了很多。我们原本期望听到其他一些事情。再问一遍，让我们就什么进行表决？我想请美国代表对此作出澄清。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不愿请未要求发言的人发言，但是，为了让在座各位都清楚地知道美国代表究竟要让我们干什么，我希望他说明一下他要求委员会进行表决的内容。

李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反对所提推迟会议的动议。根据第118条规定，我们希望就此事进行程序性表决。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并未提出任何动议。也许这是个误会。我们并未提及任何议事规则，所以没有要求进行表决。我们呼吁本会议厅中的人们展现善意。我们要再次指出，我们不能举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组织会议，是因为我国代表团团长还未收到签证，我们无

法充分参与。也许有一些操纵正在发生，但这个问题比美国试图描绘的要严重得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对各代表团说，我现在听命于他们。现在，我们有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一个建议。美国针锋相对，进行了澄清，我们尚未就此援引议事规则的任何规定。是否有人愿意发言，进一步说明眼下的情况，或就各代表团下一步将如何开展工作向我提出建议。

霍恩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抱歉，我再次发言。我们一直关注正在发生的一切，俄罗斯联邦提出了一项不符合议事规则的建议。我们反对在这个时候休会。他们只不过企图拿委员会对俄罗斯联邦的善意做交易罢了。我们很乐意围绕这个议题进行讨论，但我们的核心观点是，我们若要在任何阻碍我们的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都需要主席和主席团。没有人有资格尝试着去促成某种安排。如果不能达成某种安排，就完全违背了大会和第一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我们从美国代表那里听到，美国代表团对俄罗斯提出的请求作出了如下解读：即这是一项符合第118条规定的请求。我认为，俄罗斯联邦提出的建议符合第118条规定，这一点显而易见。这将意味着，我们正在迈向表决，因为有人反对该建议。否则，如果俄罗斯联邦实际上没有提出符合议事规则的要求，那我认为，立即选举主席和主席团一事绝对不应受到阻碍。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所提建议没有一项符合议事规则。我们遵从成员国的意愿，但这是我们对目前情况的理解。

哈拉克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过去，不进行表决是裁军审议委员会内部的惯例和做法。从未出现过需要进行表决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支持表决，尽管在通过最后文件时几乎出现了需要进行表决的情况，因为当时有个代表团——大家都知道是哪个代表团——拒绝通过最后文件。

过去几年——我记得是2009年——委员会需要大量时间通过议程，但从来都没有诉诸表决。马克拉姆先生在这些问题上有着长期积累的经验，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若是在裁军审议委员会内部开始使用表决程序，将走上一条许多国家——首先是各国——不愿意走的道路。如果在委员会内进行表决，将对委员会的工作产生许多影响。因此，我们不支持在委员会中进行表决，因为这没有先例，而且会给委员会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谨向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事们略作更正。

本会议室眼下并不存在共识。目前尚不清楚各方是否已就推迟会议的建议达成一致，但在向前迈进——即像往常那样进行下一步工作，举行委员会组织会议——方面也没有达成共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与我的叙利亚同事一样，我也想提出裁审会多年来在程序性问题上的共识规则。我也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组织会议的工作。裁审会从未打破共识规则，所以我提议我们现在也不这样做。

此外，鉴于我们此刻没有选出主席，主席先生只是暂时行使这种职能，我建议我们合理推迟会议开幕时间，以便让我们的美国同事有时间履行其作为联合国东道国应尽的义务。没有其它办法保持裁审会工作的共识性。

哈姆扎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召开本次组织会议续会。我也感谢塞浦路斯代表通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最近会议的最新情况。

我密切关注这个会议室里进行的讨论和各位同事的发言。我想，我们大家必须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和我们要去哪里，否则，我们走的方向将无法正确。我的理解是，正如我在这张纸上所写的那样，本次会议是我们2月18日为筹备实质性会议所开会议的续会，而实质性会议将于4月6日至24日举行。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鉴于我们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威胁，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现在急需召开会议。我知道，我们尚未触及裁审会的实质性部分，但是我想回顾，裁审会是大会的专门议事性附属机构，是一个使会员国能够坐在一起，在持各种政治立场的国家间进行讨论和交换看法的平台。这间会议室里有核武器国家、核武器拥有国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应该利用它在我们中间进行这种讨论。但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似乎难以到达这种开放探讨的阶段。

经过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可能我们无法继续今天的组织会议。第二种可能性是，我们冒着破坏裁审会各方同意的基础的风险，继续开会。我想，我国代表团与这间会议室中的许多其它代表团一样，一直以1978年的首届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成果为指导，该成果文件规定，裁审会须尽一切努力，尽可能确保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我们确切地知道，首届裁军联大成果中提及程序性因素。

因此，我谨表明，我国代表团—我相信还有这间会议室中的许多其它代表团—希望，签证问题将通过代表团之间的磋商加以解决，各代表团可讨论其立场，交换看法。我们大家都要听从我们各国首都和主管机构和当局的指示。我无法代表我国代表团、我的同事也无法代表他们的代表团在一分钟之内或一夜之间改变立场，因为我们都要听从我们首都的指示。

现在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可能推迟、暂停或者未来某时重新开会，或者我们可能继续留在会议室，既不推迟也不暂停会议。但是，我希望知道，而且我确信我的同事也想知道，结局会是什么？我们采取这种行动或做出这种考虑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假定我们暂停或推迟会议，然后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打包走人，晚些时候回来再面对同样的局面？或者，如果我们不暂停会议或休会，我们就继续坐在座位上，而不取得任何进展吗？

但是，我有一些担心，每当要进行表决或者必须表明立场时，这间会议室中的代表团最终会受到施压或鼓励，走政治路线。我们试图做的是做出决定。这是会议室中的代表团非常不希望形成的局面。

这些是我的想法。我真心希望，各代表团凭借其智慧，提出将帮助我们大家的见解，我吁请它们这样做。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任务和指示。参加了一天又一天的会议，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不知道如何向我的首都报告。我不知道如何向我的财政部长报告我们的预算和捐助款项。

李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在该问题上非常赞同马来西亚代表团。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对今天的处境感到非常遗憾。过去一年乃至更长时间以来，我们多次在多种场合说过，处理签证关切的合适场所是东道国关系委员会，而不是裁军审议委员会。

我们对某些代表团的不满感到遗憾。我们正努力在适当场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俄罗斯联邦对仅几天前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的结果不满意。但是，不幸的是，这种不满不应在这个论坛发泄，这不是中断今天组织会议进行的合理理由。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拒绝接受俄罗斯企图进一步阻挠裁审会工作的做法。

如我们以前曾努力澄清过的那样，俄罗斯联邦确认：它并未提出暂停本次会议或休会的程序性动议，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118条，这将自动启动程序性表决，本机构的所有会员国均有权参加。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但是，由于没有启动表决，也由于我们坚决赞同马来西亚和其它表示愿意以各方同意方式继续的代表团，所以我建议，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组织会议和临时议程，进行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的选举，按计划开展工作。

森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团通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情况，我们认真听取了通报。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我们完全

理解，这个问题就像澳大利亚同事也说过的那样令人深感关切，并真诚希望它很快得到解决。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正如马来西亚同事所说，本机构即裁军审议委员会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的安全局势。因此，我们应该召开本次会议。

关于澳大利亚同事提出的选举主席和主席团成员以推动讨论的建议，我认为这对俄罗斯代表团也将有所帮助，因为推进选举也可能有助于推动对签证问题的讨论。当然，签证问题应该由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处理。因此，我想知道为什么俄罗斯代表团认为推进选举违背其意愿。此外，这是组织会议，我们正在讨论程序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各代表团团长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因此，我认为，俄罗斯代表团最好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代表团团长作决定、以及为什么选举主席和主席团成员没有用。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谨感谢所有对出现的局势表示理解的同事。我谨再次呼吁在座各位拿出常识，运用逻辑。在座各位都是从各自首都被派来举行对话的。但我们不可能举行这次对话，因为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国代表团团长没有获得签证。他随时准备到这里来，并持有所有指示，包括关于本次会议筹备性组织问题的指示。我没有那些指示。已经说过，我们都在根据各自首都的指示开展工作。首都给我的指示是解决这一问题，并只有在我国代表团团长能够出席时才同意开始组织会议的工作。

我也要评论一下美国同事的发言。我们从他们的话中听到了一些悔意；也许某种良知觉醒了。然而，他们的话不完全正确。首先，持续阻挠今天会议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因为它不给我代表团团长发放签证。第二，我们没有理由像美国同事所说的那样对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决定不满。那是谣言。我们对委员会的决定非常满意，因为在座各位当时都没有表示支持美国的单边行动，这种行动违反《总部协定》规定的义务。这里有没有一个代表团会说，美国不向我代表团团长发放签证的行

为是正确的？秘书长本人表示，他对这一情况感到非常关切，不会放任不管。将与美国官员沟通。极端的看法是诉诸仲裁。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已经取得了进展，我们对此感到满意，但我们认为，需要给美国同事时间来最终决定做他们根据《总部协定》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认为，此刻没有理由向前推进，开始组织会议的工作。我们不援引任何条例，也不提出任何动议。我们只是呼吁运用常识。我们代表团和其他人无异，如果其他人有机会参加会议，但因为美国同事，我们目前没有可能参会。我们请求支持，仅此而已。因此，让我们推迟所有的筹备性和实质性谈判，直到所有代表团都能以其首都决定的人员组成出席会议。这是我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

哈奎斯·瓦库哈女士（墨西哥）（以英语发言）：为清晰度和速度起见，我将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想再次表达对这种情况的不安。我们同情俄罗斯联邦以及其他报告本国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的能力遇到问题的代表团的处境。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断断续续谈论这个问题已经有一年了。我们非常担心，因为这里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去年已经在第一委员会和在这里表达了我们的立场，现在我必须重申，虽然我们认为是，就像在这里说过的那样，所有代表团确实都有权利派遣适当级别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但这不是裁军审议委员会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塞浦路斯大使所作的报告，并感谢他解释另一个委员会的进展情况；我们注意到了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想表达意见，因为我们非常担心裁军机制整体停滞不前的问题。我们从日内瓦得到报告说，裁军谈判会议也不在工作。然而，至少那里正在讨论的内容与裁谈会议程有关；而在这里，由于与议程无关的问题，我们无法开始实质性工作，现在也无法解决组织事项。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也许是因

为议程上的问题，我们无法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重申，正如马来西亚代表团的朋友所说，这里是讨论裁军问题的地方。这是一个审议机构，鉴于世界当前的安全局势，我们应该在其中讨论问题。此外，这是专门用于审议的机制的组成部分。

我对该机制的另一个评论是，正如这里经常重复的那样，本机构是基于共识的。我谨提醒在座的同事，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确定，裁军审议委员会：

“应按照大会议事规则有关各委员会的条款行事，但可对这些条款作出它认为必要的修改，并应作出一切努力，以保证有关实质问题的决定尽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第S-10/2号决议，第118（b）段）

墨西哥代表团认为，现在就没有满足这些条件。签证问题不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也不可能确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必须遵守大会议事规则，因为这是我们就本机构作出的决定。

为了向前推进，我的最后一点意见是，我们认为选举主席团和主席，从而实现组织会议的目标是非常公平的。这对有疑问并且需要继续与东道国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对话的代表团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他们将有一个架构来帮助他们进行必要的对话以取得进展。

因此，如果我们无法继续在实质性问题取得进展，我们请各代表团考虑作出组织决定。我们还提议根据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作出的决定，利用并受益于大会议事规则。

巴鲁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向我们通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结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积极成员，基于其伊斯兰信仰、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理性考虑及其成为当代历史上最有系统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行为受害者的痛苦经历，非常重视

包括裁军审议委员会在内的国际裁军机制及其战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预期作用。

我们期望国际社会不会容许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不人道武器之威胁的可怕阴影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促进裁军机制的作用和职能，这确实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在这方面，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裁军机制中关于具体裁军问题的专门议事机构，负有向大会提交具体建议的任务，是机制中由于不对美国究责和美国不负责任而受到影响的另一个机构。因此，自去年以来，它一直未能召开实质性会议。

事实是，东道国不仅继续无视其根据《总公约》和《总部协定》承担的义务，还剥夺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条件，并对我们实行最大限度骚扰的政策。迄今为止，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美国实施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其结果是给多边主义设置可悲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目睹了由东道国主导和造成的非常不幸的趋势。美利坚合众国一直顽固拒绝为某些国家代表出席会议，包括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会议发放签证。这不仅损害了无法在这些会议上得到适当代表的受影响的会员国，也严重损害了多边主义整体，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宪章》。

目前已经清楚并得到证实的是，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没有力量，东道国也没有意愿，联合国秘书处正在等待一段有限和合理的时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向东道国表示强烈抗议，并对东道国一再不遵守其法律义务深表关切。事实上，在当前国际形势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委员会本周期议程上的两个问题，即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正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两大关键要求。伊朗不接受任何旨在阻止裁审会组织实质性会议的借口。

然而，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强调，裁审会的工作应以实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和伊朗于1974年首次提出的中东无核武器区为指导，这是紧迫、高度优先和首要的任务，此外还有一个没有军备竞赛的外层空间。

最后，我们表达俄罗斯代表团反复提出的同样的关切和看法，并认为既不应该停止裁审会的工作，美国也不应通过不签发签证来挟裁审会的工作而自重。裁审会开始日常工作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加倍努力，首先应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欺凌政策。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坚持认为，委员会应继续其长期以来的决策方法，即协商一致方式。

托齐克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但我想谈谈我们对今天讨论的看法。

裁军审议委员会目前是唯一——可能是唯一——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平台之一，没有人质疑这一点。遗憾的是，现在已经有我们必须在其中进行表决的足够多的平台。如果我们想把裁审会变成此类机构之一，那没问题，但我们需要考虑此类行动和这一决定的后果。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就是否把裁军审议委员会变成另外一个我们大家必须进行表决，而不是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机构作出决定。我呼吁运用常识，并请所有人思考我们今天行动的后果。此外，我请大家考虑一个明智的方法，以便解决已经出现的情况。

我的第二点是，东道国关系委员会表明，今后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秘书长正在这方面采取步骤，包括与东道国举行谈判。此外，秘书长的法律顾问承诺采取某些步骤来解决这种情况。据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因此，让我们多给一点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让我们听听那些提议推迟会议的代表团的意见，以便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负责人能够有时间做他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

桑切斯·罗德里格斯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代表团重申，我们全力支持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并重申其作为唯一专门审议紧迫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多边审议机构的合理性和相关性。我们认为，裁审会应尽快恢复其实质性工作，但只能通过尊重协商一致决策的做法。

古巴代表团认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18（b）段以及各国主权平等和所有会员国平等和不受歧视充分参与联合国工作的原则，是一个实质性客观问题。

我们反对操纵规则，以及表决将开创的负面先例。美国通过要求表决，寻求使其政策合法化、无视其未履行的义务，并使其违反行为永久化。

我们谴责东道国一再违反《总部协定》，特别是第11、12和27节，以及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这些违反行为正在破坏联合国的完整性。古巴作为一个受影响国家以及这一任意、歧视性和非法政策的受害者，谴责美国利用其东道国身份，有选择地任意适用《总部协定》，通过拖延或拒绝一个会员国代表的签证，阻止他们在平等条件下参与委员会工作。东道国对进入联合国以及会员国官方代表团代表参加本组织会议实施的限制和禁令没有法律依据。非常令人遗憾也极其令人关切的是，尽管受影响国家开展了各种进程，包括举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特别会议，但迄今为止，在现有论坛上仍未找到任何解决办法来制止美国不遵守和违反《总部协定》的行为。

作为一个受影响的国家，我们支持俄罗斯代表团的提议，即能用更多时间进行磋商，并采取必要的高级别外交措施，以解决所有待决的组织问题，并使委员会能够开始实质性工作。这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蓄意影响会员国派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能力是对多边主义的威胁，并危及本组织和委员会的充分有效运作。这不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一个实质问题。这是一个客观关切，我们主张保持协商一致。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还有一人提出要发言，但在继续会议之前，我要说几句想说的话。我听到有人说了“不舒服”这个词，听到有人谈到共识。目前没有人比我更加不舒服。尽管人们要求发扬共识，但在现阶段，本会议室内的一切问题都没

有什么共识。话虽如此，在继续下一步预定工作之前，我现在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

希门尼斯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想表达已经表明过的立场，即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中需要保持协商一致精神。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目前本会议室内没有就我们目前面对的局面达成谅解。然而，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这将对我们在裁军领域和推进委员会议程的工作产生影响。

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所有代表的发言，并且认为，在努力取得进展和尽快恢复我们的工作方面，各方都有一定道理。我们深感遗憾的是，经过这些天的磋商，仍未能解决俄罗斯联邦代表的签证问题。因此我们希望，虽然出现了所报告的新情况，但我们仍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尽快开始工作。

我同意，必须全力使我们不丧失委员会的协商一致精神。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将一个代表团排除在外，因为该代表团完全有权要求尊重主权平等，其他代表团也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东道国有责任遵守其根据《总部协定》承担的义务，使我们都能以主权平等的方式参与。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处于这种境地，无法找到解决办法，但我们要正式表明，我国代表团倡导并支持协商一致精神。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还剩下三名发言者。我呼吁代表们努力推进各个事项。我听到有人想要正式表明一些问题，但我确实想呼吁大家努力推进，不要重复我们已经在会议室听过的话。

霍恩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没有人想让你更加不舒服。我们感谢你在这里发挥的作用。

我只想指出，从所有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各方深入致力于裁军审议委员会今年的运作。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程序事项与实质事项上取得结果是有区别的。我认为，在场没有人会认为，如果一个会

员国没有充分参与实质事项，本机构的传统做法不是除了发表反对意见，还会就实质事项进行表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真正坐到一起，就可能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进行讨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名主席和一个主席团。

我之前表达了这些看法，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听到有人谈到善意以及对本质上不错的委员会加以利用的说法。提出休会的建议不符合议事规则。它没有被分发。这不符合第一二〇条。主张这一立场的代表团对他们是否打算根据第一一八条提出休会的建议非常谨慎。根据第一一九条，我们有四个项目的优先级高于我们现在的工作。

主席先生，关于你在思考我们下一步行动时可能希望考虑的问题，我很想知道第一〇三条究竟在哪里规定可以这样讨论议事规则，因为它与第一一九条的所有内容都不一致。第一〇三条完全没有提到我们可以中断从提名到选举的进程。已经向委员会作出提名了，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名字。如果能够澄清——无论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为何我们现在无法立即选举这些主席团成员以推进工作，我将不胜感激。主席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缓解你的不舒服。

罗德里格斯·马丁内斯女士（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也借此机会感谢塞浦路斯代表向我们通报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内的审议情况。

正如我们在往届会议上所说，我们认为，确保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审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作为联合国多边裁军机制中唯一的专门审议机构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今年本组织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目前，有一种重振和重新参与多边主义的精神，提醒我们重视对话和理解的价值以及使我们团结一致的基础的重要性。

今天，在肯定裁军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与原则以及使所有会员国及其代表得以在这座宏伟壮观的大楼里平等参与的《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

在这方面，我们愿回顾，我们各国的代表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实质性问题，对此不能不屑一顾，特别是有鉴于我们有义务振兴多边主义，确保它担当起任务，应对我们在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不能从局外谈论这一点，但是一旦进入联合国的会议室，我们就不能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即：确保所有会员国的平等代表权，尊重它们的主权及其决定参与议事工作的代表团的能力是多边主义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

我们愿强调并思考上述意见是因为，一些代表似乎企图忽略这个微小的细节，而想让我们犯牺牲裁军审议委员会议事工作中共识传统的错误。我们不仅没有足够思考加强整体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还会破坏一直管理并确保裁审会决策和谐的做法。

与我们在先前情况下所做的一样，我们愿再次呼吁协商达成共识，以保护这种对于我们各国如此重要的惯例。我们还请各成员支持那些为此请求给予更多时间的代表，从而做出尝试，收到积极的回复，以便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解决该问题，而不必牺牲裁审会协商一致的工作方法。

吴建军先生（中国）：首先，中方充分理解俄罗斯在签证问题上的合理关切，建议包括秘书处在内的有关方积极开展斡旋，推动当事方对话协商，尽快解决问题。刚才马来西亚同事提到了我们各个代表团如何向首都汇报会议进展，澳大利亚同事也多次提到我们裁审会的传统。

中方也愿意重申，裁审会成立42年来，协商一致是裁审会形成的惯例和共识。各方均应珍视这一协商一致传统，并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这是因为只有协商一致达成的裁军成果，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阿尔贝托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赞扬秘书处努力引导裁军审

议委员会的工作，以进行2020年实质性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和其它组织事务。非洲集团理解在2月18日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向代表团颁发签证以参加即将到来的定于4月6日至24日召开的会议的关切（见A/CN.10/PV.376）。本集团认为，这些事务可通过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加以解决。

我们还认为，东道国应顾及所有会员国代表团充分参与联合国会议的集体愿望，并且应充分履行其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所承担的义务。本集团感到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况去年也发生过，导致裁军审议委员会无法举行正式会议。

非洲集团希望，作为联合国裁军机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裁军审议委员会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充分支持，以使它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李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各位的发言，我们赞同其他已发言代表的许多看法。我们在许多方面表示赞同，并且同样感到失望和沮丧。但是，这种情况现已持续一年。不幸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显然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听任与裁军审议委员会无关的问题阻止我们就裁军问题举行非常重要的对话，这些对话是我们大家一直期待的，以便我们能够达成各方同意的结论，在有待本机构处理的问题上取得全面进展。为防止我们继续面临当前的困境，我们愿正式提出一项动议，即：继续进行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的选举。鉴于发言者已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我们愿提出就该问题进行表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美国提出裁审会审议议程项目3“选举主席和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建议。

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反对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以表决方

式进行决策。在这方面，我引用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成果（第S-10/2号决议）的规则第118（b）段，该条规定裁审会可改变其自身的议事规则。我们愿提出就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决策程序进行表决。措词如下：

（以英语发言）

协商一致是否是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决策基础？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裁审会是否希望继续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工作的问题，反驳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的动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霍恩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的要求显然不符合程序。显然，我们目前正在本届会议的议程项目3之下进行讨论。如果俄罗斯联邦想讨论裁军审议委员会今后如何作出决定的问题，那它必须在“任何其他事项”项目下提出这一事项，而我们还没有这个项目，因为俄罗斯联邦不让我们通过议程。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对它提出的要求进行表决。美国提出的要求符合程序，我们应该立即进行表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恕我对澳大利亚同事直言，我们不赞成如此解释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不能对美国提出的建议进行表决，因为我们首先想提出一个问题，即一般而言我们究竟能否进行表决，如我刚才所言，我们指的是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S-10/2号决议）第118（b）段。我们认为，在此所作的决定都应该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我们要求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就美国提出的提案进行表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在我们就美

国提出的提案进行表决之前进行表决。我们将坚持这一立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对议事规则的理解是，我们将根据第121条规定行事，其大意是，

“在不违反第119条规定的情况下，任何要求决定大会是否有权通过某项提案的动议，应在有关提案付诸表决前先付诸表决。”

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将首先考虑俄罗斯的提议。

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霍恩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抱歉再次发言。这不是个有关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权限的问题；问题是，现在能否审议这一提案。这个问题无关裁审会权限。裁审会须遵守议事规则。我们知道，这些规则适用于裁审会。还有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S-10/2号决议）所载的规则，我们知道，这些规则也是适用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正在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行，但有一点绝对是显而易见的，即，如果俄罗斯联邦希望我们就今后如何作出决定进行对话，那它应根据议程提出这一建议，可它现在又不让我们通过议程。因此，程序问题是这条规则不适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从主席的角度看，我们此刻有点陷入僵局，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在兜圈子。一般而言，在是否要就待决提案进行表决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行表决。因此，我要咨询一下我们的法律顾问。我想弄清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讨论就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我只想弄清楚我们可以先处理哪个事项。

因此，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在此所作的发言，对我来说，最清楚的一点是委员会确实需要一个来自会员国的主席来为这些事项提供指导的原因。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未能在这个会议室就某些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我想暂停本次会议10分钟，与几个代表团进行磋商。

中午12时30分会议暂停，中午12时55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继续下一步工作。我将再次请各位发言，并请各代表团努力推进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都听了别人的发言。我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来打破这一僵局，同时考虑到我并非来自一个当选会员国。秘书处正在努力推进这个问题，以便所有在场会员国能够取得进展。

我要撤回原定的发言者名单，并请任何希望发言的人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对代理主席处于这样艰难的境地表示遗憾。我们已竭尽所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谨提请会议室里的每个人注意，离会议结束只有15分钟了。在这15分钟里，我们可以改变已存在多年的做法，从而独辟蹊径。因此，我们想重提我们的建议，推迟我们的会议，留出合理长的时间，给秘书长机会与东道国合作寻找解决办法。那时，一旦作出了决定，而且我国代表最后能够拿到签证，也许我们可以重开这次组织会议。然后，我们就不再需要打破委员会经过时间考验的协商一致做法。无论如何，我们的建议仍然摆在桌面上。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提出了一项我们并不陌生的建议。

哈桑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发言，我首先要和我的同事们一样，赞扬你努力指导本机构的工作。我们全力支持和同情你。

埃及赞同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CN.10/PV.376），因此，我不会谈论我们如何赞赏包括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裁审会）在内的

裁军机制，也不会重申我们对希望履行《东道国协定》所规定义务的立场。

我不会在这次争论中站队。但是我们已恭敬地表明立场，并且坚信，委员会无权重新讨论专注于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成果。不管我们今天或4月6日的会议结果如何，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诚恳、忠实地执行本机构赖以成立的规则。我们认为，裁审会不能自行解读建立裁审会的规则。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召开另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在那之前，我们必须对这里所表决问题的框定和措辞非常谨慎。

我要重复一遍，对我们来说规则第118（b）段十分明确。它是精心起草的，理由很充分。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当我们向我国各国首都汇报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告知，无论对本次会议或裁审会后续会议的暂停或休会作出什么决定，这都是以商定的议事规则为依据。

哈拉克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将尽量作简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议事机构所做的工作，就国际安全等敏感问题向大会提出建议。在我先前的发言中，我没有感谢塞浦路斯代表所作的通报。我现在只想补充他指出的情况，即我国已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中要求秘书长在3月底之前，向该委员会全面说明他就他面前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今天企图改变裁军审议委员会既定工作程序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在先前发言中对此提出了警告。2008年，美国阻挠裁审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最后文件。当时，没有人挑战美国。今天，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美国代表团试图强加自己的工作方法，不仅拒绝了最后文件，还迫使我们按照它希望的方式工作。

我希望理智占据上风。放弃协商一致，从而改变裁审会的既定工作方法，将对裁审会和裁军领域其他国际机构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国际安全。这是所有会员国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

现在面临两难境地，我希望我的同事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赞成选择性做法，包括接受一种工作方法却拒绝其他工作方法，同时四处进行活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简单：要么我们在既定做法的基础上，即通过协商一致开展工作，要么，那些要求在裁审会进行表决的会员国将必须为打开我们所说的“潘多拉盒子”承担完全责任。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有许多发言者请求发言。我希望他们将提出能够推动我们前进的建议，因为我们在现阶段实际上没有任何进展。我听到的只是重复，不过埃及代表提出的观点除外，他指出，裁军审议委员会无权重新召开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因此，对于我们在试图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时，我们需要极其谨慎，同时无需重新解释事情。

纳西尔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考虑到我们剩下的时间有限，现在离一点钟还有几分钟，我发言是要特别感谢埃及代表提出了非常公正的观点。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裁军审议委员会是否有权重新审议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S-10/2号决议），还是无权重新审议该文件？在我们努力行动的时候，我国代表团只想确定，我们正在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正在按照议事规则和几十年来确立的惯例行事。在请会员国采取行动或就任何事情作出决定之前，我们希望对埃及代表提出的问题有足够的了解，即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是否有资格重新审议第S-10/2号决议所载《成果文件》？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马来西亚是现在讨论本机构是否有权通过一项决定，并希望在裁审会的工作中继续采用协商一致做法的第二个代表团。如果我们就这一具体问题进行表决，那将符合议事规则第121条。我想问提出这个问题的代表团，他们是否希望继续这条路上走下去。有人要求这样吗？如果没有人，那么，在现阶段，我只是听到人们在辩论这个问题。

森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由于时间不多，我不会讲太久。我和我的埃及和马来西亚同事一样感到关切。日本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讨论修改议事规则问题。我的埃及同事明确指出——我们也同意——《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成果文件》制订的任务授权的措辞背后有着明确的背景。

哈奎斯·瓦库哈女士（墨西哥）（以英语发言）：我想表达以下关切。我想向法律顾问提出这个问题，以便弄清楚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是否有能力或被授权，或者有必要的授权来改变《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作出的决定。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甚至我们应该举行会议吗？由于我们未能举行组织会议，我想知道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本次会议是否完全合法。我们没有选举主席、没有主席团，也没有开始裁审会的实质性工作。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做出这种决定。我请法律顾问和法律事务厅进行澄清。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只想说，俄罗斯联邦要求表决的提案并不是要改变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定，而是试图加以澄清。主席先生，你如果希望根据第121条规则将其他问题付诸表决，那么应首先将我国提出的提案付诸表决。但我谨再次强调，为了不在法律问题上陷入混乱，把我们的组织会议推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最佳选择。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本届会议不得不闭幕的时间正在临近，而我还是没有听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一步。每个人都完全清楚这一点。我并不是说，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我知道在座有些人反对我们无休止地给予这个问题更多时间。但是，最后，作为秘书处的一名成员，我正在被各位代表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除非有人明确地给我一项值得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建议，否则我无法就这些问题作出裁决。我还没有听到这样一个能推动本机构前

进的建议。若是有人想提出另一项建议，使我们能够在剩下的时间里向前迈进，我将不胜感激。

巴鲁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认为，俄罗斯同事所言非虚，即，他们无意改变议事规则。争议之处仅在于，是否应尊重已有42年之久的惯例。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论坛上，如果要就同样的问题进行表决，有若干备选方案可供选择，但从未有人根据这些议事规则要求进行表决。我们认为，我们应保留协商一致决策这一宝贵做法。我们还认为，所讨论的问题不是程序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因为它影响到会员国参会的方式和质量。主权平等受到冲击。因此，这会影响到会员国参与的方式和质量。我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因此，如其他一些代表所言，对我们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等待，直到会员国获知秘书长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正在进行的协商的结果。在此之前，我们认为推迟组织会议是明智之举，组织会议可在委员会实质性会议之前半小时举行。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恰当的建议。我认为，时间不允许我们作出任何其他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过去几分钟里我在这个会议厅里听到的唯一一次发言又谈到了此前所提的问题，即裁军审议委员会是否有权决定它是否希望继续其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做法。

我请埃及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哈桑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我谨以我们和其他同事的名义问一下，处理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包括决策机制在内的议事规则进行解释。我们如果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是否直接或间接表明我们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S-10/2号决议）所载的议事规则给予解释？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理解是，我们将对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这方面通过一项决定的权限进行表决，无论委员会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开展工作

是否是一种持续的做法。这么说是否回答了埃及代表的问题？

哈桑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确实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将要表决的措辞是，根据大会主要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21条，就裁军审议委员会重新解释有关决策的议事规则的权限进行表决。对吗？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能帮上忙，但我认为，你作了一点延伸。我认为，有人质疑委员会是否有权决定它是否希望延续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一做法。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这正是我在会议室听到的，我并没有开始试图重新解释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说过的话。

我请埃及代表发言。

哈桑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抱歉再次发言，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复杂。主席先生，听到你根据俄罗斯联邦目前的要求提出的建议，我们当然赞成在所有问题上协商一致。这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但是，再次提及议事规则，实质性事项和程序性事项是有区别的。如果该提案在表决之后获得通过，并且我们都赞成延续协商一致决策这一做法而不是协商一致决策这一规则，这是否会阻碍我们将程序性提案付诸表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含蓄地说，我们不想适用大会议事规则，就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如果各方倾向于保持协商一致，这将意味着我们对第118条作出了一种新的解读，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无权在本次会议上这样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两步走过程。我们将首先就委员会是否有权处理俄罗斯联邦提案进行表决，然后就该提案进行表决，如果这么做合乎逻辑的话。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哈拉克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抱歉再次发言。我完全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所说的话。这个问题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实质性的。我们继续要求不进行表决，因为

这样做将违反我们自裁军审议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奉行的准则，即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至于有同事认为我们要修改1978年通过的规则，我们不会修改任何规则。我说的是俄罗斯联邦代表所提的建议。对大家来说，规则118（b）清楚明了。我们不是在试图重新解释《最后文件》，因为我们无权这样做。关于工作方法，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程序性问题。

我刚才指出，我们正在做的是挑选所需，只取一点，不及其余。这一段很清楚，不需要任何解释。我们的要求是现在推迟作出任何决定。

我看到，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塞浦路斯代表正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将等待我国向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所提要求的结果。我们的要求是，请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应与秘书长本人举行一次会议，因为秘书长是代表联合国签署关于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协议者，以便秘书长告知委员会他所采取的行动。

因此，我们支持推迟会议和不进行表决的提议。我先前指出过，2008年，美国反对《最后文件》。当时我们没有质疑这一反对，因为尽管程序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我们希望看到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因此，我们过去尊重别人，现在期望别人同样尊重我们。

桑切斯·罗德里格斯女士（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本来就设想，对于本会议室内诸位所代表的所有代表团来说，这将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鉴于我们对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本次组织会议续会上情况的理解，我们重申，各国主权平等并在平等条件下不受歧视地充分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原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 and 客观关切。

因此，我们支持协商一致决策的工作方法。我们认为，正如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S-10/2号决议）所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

我们指出，对118条的适用没有明确的定义或商定的解释。如果对继续开会的法律依据没有共同的理解和解释，那么我们就支持如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所要求的那样，提议暂停本次会议，直到：第一，东道国找到签证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赞扬秘书长积极参与寻找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第二，我们对规范裁审会工作的第118（b）段有共同的理解和明确的认识。

我国代表团奉行协商一致的规则，并认为我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建立在代表权平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基础上。这些问题是实质性问题，因此适用协商一致规则。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这是古巴代表在裁审会这里任职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本希望她会给我们带来些许慰藉，提出一项将推动我们前进的建议。我再次感谢她在本会议室这里与我们许多人一起度过的所有时光。

马夫罗伊亚尼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认为，考虑到我们在这里陷于僵局，而且由于我们对议事规则以及总体情况的解读，也许唯一明智的做法是，我们可能应当回到我们的上级机构，那个制定议事规则的机构，即大会，而不是试图在这里解决有关问题。我们可以请大会澄清我们存有意见分歧的规则的含义以及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讨论的情况。因此，一个主意就是，我们可以回到大会去询问，并在得到大会的回复后尽快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即将失去口译服务。我必须让口译员离开。我看到我们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我没有看到我们通过今天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取得很多的进展。

我能够做的唯一事情——问题是各位代表是否将允许我这样做——就是尽我所能，以代理主席的身份作出一项裁决，以便努力推进这件事。我们的下一次会议定于4月6日举行。因此，我能够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建议4月6日我们回来，从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起步，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向前迈进。

这是我能够提出的唯一建议。我希望所有代表都能在这段时间里同我们合作，努力推进这件事。作为秘书处，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处理这个问题，但在这方面我也要向所有代表团发出呼吁。我知道这不符合一些代表团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要求。我不是在说，我在提出任何人提出过的建议；我没有这样做。我委员会代理主席的身份作出裁决，就是我们下一次于4月6日开会，讨论大会授权作出的一项决定，届时我们可以推进这些程序。

有人反对我的裁决吗？

我请美国代表发言。

李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将接受你的裁决。但我只想建议，鉴于这很可能不会导致迅速取得结果，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在4月6日之前举行会议，从而使我们能够进行我们打算从4月6日开始完成的事情。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得稍微改变一下我的裁决。本次组织会议续会将暂停至日后复会，复会日期待定。有人反对吗？

我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发言。

波利扬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马克拉姆先生，我谨感谢你。你迄今的确已作出巨大努力来确保我们会议的举行，但你宣布并接着敲锤决定的第一次裁决对我们来说更可取，因为它给了我们更大的机会，以便确确实实作出决定，它也没有给美国机会拿出新的花招，阻止我们在这里开会。

如果美国代表通过麦克风承诺他们会向我国代表团团长发放签证，我就准备支持他提出的更早时间举行会议的提议。否则，让我们回到你的第一次裁决，让我们于4月6日举行会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得再提一个建议：本次组织会议暂停至日后复会，复会日期为4月6日或之前的某一天。我们会相应地通知各位代表。是不是所有代表团都能接受这个建议？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下午1时20分散会。